

玄武纪

Revolution

革命

The Seven Sins in Greenwood
Log about Territories Ap the Sea
海国图志—小椴

革命—小椴

A Breeze From The Vernal Poo
春风乱 李亮

Revolution 革—敦煌

On the Bank of Huanan
江南岸—裟椤双树

江岸—裟椤双树



富士康杀人事件—蔡骏

Racing with ET
跑水—九把刀

陌上桑
裟椤双树

Roadside Mulberry

生石—沧月

A Stone Beyond Transmigration

God is ET 神是 ET | 范小岛 & TIGA

木剑客 傲月寒 主编

玄武纪

革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玄武纪·革/木剑客、傲月寒主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4

ISBN 978-7-5354-4952-8

I. 玄… II. ①木… ②傲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24180 号

文字总监:木剑客

运营总监:青眉

视觉总监:空气

责任校对:陈琪

责任编辑:沉河

责任印制:左怡包秀洋

美术总监:西西里

出版: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027-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18

版次: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73 千字

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从江湖启碇，自宇宙归航……

“他横刀，立马，跃入江湖……”

十年之前，新的千年世纪，我们由《今古传奇·武侠版》发动“大陆新武侠”，老冯告别柏林的宅男生涯，木头洗罢沧海少侠的尿布，傲月寒由魔兽世界里出走，担任美术编辑的空气与通联编辑的青眉，都还是怯生生跑江湖龙套的小丫头……煅沧凤步寒，杯雪与昆仑，云荒世界华音流韶，永无言败明将军，一边是风流蕴藉，一边是激荡热血，这些天才的幻想小说作家，创造出来传奇、梦想与自由的国度，由我们的母语去表达，就叫武侠！在我们的生命里，也许是历尽沧桑的过去，也许是尚未发轫的未来，一定会有舍命相陪的拔刀……生死契阔的执手……雪夜待客的热酒……落花时节的琴声……

我们重新相聚到《玄武纪》的编辑部，新世纪已经开始了第二个十年。祖国崛起于世界，网络流布于天下。我们发现，江湖太小……它禁得住千里不留行的轻功，却未必能接受由秦岭的风洞里，呼啸而去的高铁的挑战。江湖面向过去……男儿何不带吴钩，跳上火星与月球。江湖不仅仅是东方与古典，它应打破东方主义的魔咒，为何不抟扶摇而上九万里，燕雀安知鸿鹄志！侠客拘泥于侠客，江湖限定了江湖，武侠变成了武侠的结界……

我们有夸父追日，超山挟海。

我们有嫦娥奔月，虚无缥缈。

我们有精卫填海，永不言弃。

我们有刑天干戚，何惧死亡。

一切的成长、战斗和梦想！一艘船，它曾载着大禹奔波在九州的江河，曾载着唐僧师徒渡过通天河的风波，它曾载着郭靖与老顽童求亲桃花岛，它曾载着楚香帅与他的红颜知己，浪游在东海之上。它将由江湖启碇，自宇宙归航……

天河浮槎观星月，帝子知是侠客来。

亲爱的读者，感谢您对《玄武纪》的崭新发现，感谢您十年以来的追随，感谢您加入我们的玄武天团。

中国之侠，世界之梦，一段新的传奇旅程，已经开始。

一剑客

专题



梁博双树
江南岸
P005
独鹤传·陌上桑
P058



蔡骏
富士康杀人事件
P011



沧月
三生石
P017



敦煌
革
P021



EDIQ
千秋月别西楚将
P028

小说



九把刀
跑水
P030



李亮
春风乱
P080



白饭如霜
门萨·绝望的分身
P110



三月初七
绿林七宗罪·雾锁
春晖
P135



范小岛 &TIGA
神是 ET · 第一季
P218



小椴
海国图志 · 第一季
P244

目
录
CONTENTS

沙龙



沙龙
木剑客
P274

绘画



阿兽
革



JUNRIOGUO
革 跑水 雾锁春晖



Green
春风乱



MARIO
陌上桑



陈焰
绝望的分身



雪球
神是 ET



天堂之门
最后的行者(漫画)



一只眼睛
海国图志



空气
蛋蛋狗画廊

P210

释题：《易》第四十九卦。离下兑上。

革

《革》：已日乃孚，元亨利贞，悔亡。

《彖》曰：革，水火相息。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，曰革。已日乃孚，革而信之。文明以说，大亨以正，革而当，其悔乃亡。天地革而四时成。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革之时大矣哉！

《象》曰：泽中有火，革。君子以治历明时。





玄武团的解说

listen
to me ↗

新书创意，离眉深浅入时光，一时难倒了木头、傲月墨、空气、青眉一帮老编辑！一座大地上的房子，它会开创自己的时间与空间，给它观看与狂欢的世界，以自己的秩序。一本杂志，一本书，也是如此啊。所以，我们一起商量，要弄一个专题，博国内一流幻想文学名家都请过来，博他们赶到大会上，品茶也好，喝酒也好，风花雪月也好，谈刀论剑也好，弄颁奖鬼也好，总之是百无禁忌，出来遛遛！第一波来的客人，是篆模双树、森陵、沧月、敦煌，还有来自网络音乐社因墨明棋妙的ED1Q。题目由美术总监空空大人由《易经》里摘出来：《革》，不懂的家伙，问题很大！一万年前的家伙们，博捕来的野兽剥下皮，将皮上的毛烧掉，用硝石处理，然后得到革，去做鞋子、包包还有衣服什么的，古代称之为革！这个就是革。泽中有火，是革；天地运转，新陈代谢，是革；若女不嫁，终于恋爱了，也是革。武王伐纣，扫灭奸邪如烈火，革过平原，还是革！篆模双树的故事，是一个泽中有火的故事。江湖是水，而欲望是火，王者之所以上了江湖岸。篆模故事里的“G”君，他的血也未曾在水泥地上白流，由2010年过来的读者，会明白，这会是一个开始。《三生石》是沧月一个后销声匿迹的故事，她的文言小说的功力，固然是值得称道，若女求偶，这一番宽解，也非常的老道。敦煌的《革》，罗布泊里的熊熊大火，来自穿越扭曲的时空，恐怕会令大家想到三月的日本福岛吧。谢谢ED1Q的歌，雅天的君王，折断的刺，说起来，革，也是“离开的一种方式”吧。

所以，革之时大关键。
今日，空气已经抽到了第二辑的主题：雷（易经第三卦）！

亲爱的读者，您也可以，借此卦象大意，写出3000到5000字的幻想故事，不妨风格与体例，哥给我们，说不完。下一辑，在玄武纪的客厅里，与我们待邀的嘉宾一起，谈古论道的，就是你！



投稿邮箱是：zhengbaochun@vip.sina.com

K.

空气：B型天蝎座
真的不是魔女的腰黑宅+运动白痴。
<http://t.sina.com.cn/kongqjone>



傲月寒：A型天蝎座
除了豢养世界上最大的猫之外还豢养着世界上最小的狗！<http://t.sina.com.cn/linguwufan>

A.



M.

木剑客：A型的巨蟹座
公子沧海当选为他们班首任班草，让我无比光荣。重新出发的《玄武纪》，也让我无比光荣……
<http://t.sina.com.cn/greenwood>



Q.

青眉：超有代表性 A型双鱼
特摄控、美少年控、银时本命、00
真·颜饭、k担5人团饭、永远古龙派。
<http://t.sina.com.cn/chengqingmei>

X.

西西里：O型双鱼座
喜欢一缕阳光、一抹绿意，一片清新。<http://t.sina.com.cn/xixilyhappy>



玄武团涂鸦墙

On the Bank of Jiangnan

江南岸

裟椤双树(成都)

王老二已经打败了所有人。

他的擀面杖，打破了和尚的头，削去了道士的髻，峨眉的尼姑们踩着叶梢跑了，沾了好男不与女斗的光。大小尼姑们心相印，每个心里都讲，阿弥陀佛，冤孽自有因果报，以退为进大慈悲。许多拂尘在一片整齐的灰白背影里甩动，像一条条精神不起来的尾巴。

别的门，别的派，在山顶上斜来的夕阳里，成了混沌的烟尘，跟林间的野兔们争抢下山的捷径，以轻功或者滚动的姿态。

四下安静极了。

王老二寂寞了，他搂着擀面杖，像搂着烟花巷里的老相好。

身边的老树，虬枝弯曲，一只乌鸦端庄地立在梢头，亮晶晶的鸦眼望向下面的云海，每根羽毛都泡在超越了人类的智慧中，低调地思索。

天下无敌原来是这么没有意思的事情。

他以为胜者为王的感觉，就是饿极时一气吃下十大碗回锅肉炒饭的满足。却没想到只是酒足饭饱后的一泡漱口水，把嘴里的残羹剩饭洗刷洗刷，呸一口吐出来，咂咂嘴，该吃吃，该睡睡，毛感觉都没。

那个没有门牙的师父常常很文青地对王老二讲，站到最高的地方才能看到最好的风景，只有当别人都爬不到跟你一样的高度时，你才不需要踮着脚尖从人缝里可怜巴巴地张望，你本来就只有一双鞋，如果被人挤掉了，光着脚可怎么好？所以徒弟呀，你要想过上随时都有鞋穿的好日子，就去这个江湖里，找个最高的位置。

师父是在鼓励还是在威胁？他明明知道自己只有这一双布鞋，刮风下雨都舍不得穿。是他在乡下的瞎眼老娘亲手做的，黑色的面儿，白色的底儿，密密的麻线上是断断续续的红，因为针尖随时扎到手。

Revolution

出题人：空气。

特邀作家：裟椤双树、蔡骏、

沧月、敦煌。

友情出演：墨明棋妙乐队。

友情插画：juniorguo、阿兽。

专题策划：木剑客。

光着脚，怎么对得起娘呢？

缺牙师父的那口樟木箱子里，东西很多，左边堆着邻街胡秀才画的春光潋滟的《十八美女图》。据说还有续集，秀才正在通宵赶工，这年头想赚些银两，谁都不容易；右边，塞着几本卷了边儿的册子，黄得发霉的封面上，四个大字已经被水融成了墨团，挤在陈年的酱油印子里，册子里没有美女图，只有潦草的线描小人，摆出各样挥拳劈腿的样式。

对了，中间，拨开撂在箱子中间的大蒜瓣跟老姜，下头压着一张皱巴巴的纸，残缺的边像被狗啃过，上头也不知是哪个初学写字的，歪歪扭扭地落笔——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须照我还。

师父拎出右边的册子，扔到王老二面前，说，归你了。照着练吧。你翻过的页数越多，离最高的位置越近。

师父给饭吃，师父给地儿睡，偶尔还准许他喝几口小酒，师父说练了就不会被人挤掉鞋子，那就练吧。

可是，如何才能练更多的页数呢？王老二问师父，是不是要把“奔向最高点”这个愿望钉马掌一样钉进心里，就会有使不完的力气？

恰恰是想都不要想。想呼风唤雨，便要无欲无求——师父这么说。

不懂啊，师父的话比秀才写的小说深奥多了。

想不通就不想了吧。

王老二翻着册子，每天没事时就比划几下。他没有剑，但有擀面杖，舞起来也差不多，且擀面杖比剑有用，它能擀出很有嚼劲的饺子皮。

当胡秀才已经不需要再画美女图谋生的时候，师父的牙终于掉光了，头发也没剩下几根，虽然它们本来也不多。

他病了，整天躺在床上咳嗽。

那个早晨，王老二拎着包袱离开了这个住了好多年的瓦房。他师父说，你最好赶在我死之前回来。

王老二不明白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加入江湖上这种无聊的武力选举，党同伐异，各怀鬼胎，今天你我联手吃了他，明天老子下手宰了你。

最后胜出的那一个，就是所谓的最高点么？

Revolution

由山林里猎获野兽，伐毛治皮，水火相煎，做成衣服，抵抗寒冷，遮盖隐私，求得文明与温饱，这是原生的“革”。

它就应该在国势由盛转衰，即国家已出现不景气现象之时着手进行，不要等到腐烂不堪不可收拾之时再进行改革，这样就晚了。

——百科对“革”的解释

就算是了，又如何呢？

他王老二还不是搂着一根擀面杖，陪着一只装深沉的蠢乌鸦。

乌鸦在看风景，王老二在看乌鸦。

乌鸦凝固了很久，丢了一坨鸟粪。

王老二回家了。师父还留着一口气。

“师父，他们都打不过我。”王老二给他捶背。

“嗯。”师父点头，“你的鞋子安全了。”

“那以后呢？”王老二又问。

“以后么……”师父猛咳一阵，“该上岸就上岸吧。”

“什么岸？”王老二的眼神茫然得很真诚。

师父把那张散发着大蒜味道的纸塞到他手里。

“江湖不就是个大点儿的水塘子，游来游去，总是要上岸的。”

师父半眯起眼睛，“江南岸，是每个江湖人都想去的好地方。你要努力！”

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须照我还。

师父死了。

王老二的瓦房，变成了层叠的楼宇。

王老二的擀面杖，变成了价值连城的绝世神剑。

连王老二本人，也成了王大盟主，四海屈膝，威名如山。

师父讲得没有错，没有人有任何机会挤掉他的鞋子了。因为他现在已经有成千上万的鞋子。

最早的那一双，好像被顽皮的小孙子从角落里翻出来，扔进河里了吧。

他象征性地找人打捞了一下，未果。

也没什么。瞎眼的娘已经死去好多年了。他是这么忙，忙得连缅怀的习惯都淡了。直到他的儿子取代了他的位置，在江湖里风生水起，直到他的孙儿长成了英俊的少年，直到这个江湖不再需要他的出现时，王老二又变得寂寞了。

华丽的庭园里，没有在枝头低调思索、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的乌鸦，只有在笼子里矜贵地饲养、为讨主人欢心而鸣唱的雀鸟。夕阳洒在荷塘里，手指一点就会碎开。



李殇隐（四川成都。读者）
为了精灵族的自由，推翻残
暴人类的统治而发起战争。

王老二从袖口拿出那张又皱又破的纸，老眼昏花地看。该上岸就上岸吧。

破纸的背面，有一幅简单的地图。

于是，在某个冬天的清晨，王老二失踪了。

家人们到处寻找，而他就像那一双随水而去的鞋子一样，归期无望。

什么都还在，衣裳、银票、珍宝，甚至那几本已经发霉，被江湖人觊觎太久的册子，都安然于原处。

王老二只带走了他的剑。

擀面杖见证了他不入江湖时的痴傻懵懂，这把剑印刻了他游走江湖时的繁华无边。

留个纪念总可以吧。

整条河尚在晨曦下安睡，偶尔会蹦出几朵水花，像孩子入眠时说的梦话。

“江南岸？”问话的，是停靠在河边的一艘小船。

“对！”王老二指着纸背上的地图，“这上面写得很清楚。说一艘会讲人话的船，能渡我去到江南岸。”

“为何要去？”

“不想游了。我想上岸。”

“抛得开？丢得下？”

“本就无一物。”王老二一摊手。

“要真的无一物才好。”船说。一圈圈涟漪在它的肚子下漾开，仿若蠕动的喉结。

“你看，我甚至连一个铜钱都没带！”王老二把身上所有的口袋都翻了一遍。

“确定么？”

“当然！”王老二确定自己尚未老年痴呆。

“上来吧。”

船头调转了方向，王老二坐在船中，眺望河对面的岸。

冬天，对岸竟是一片氤氲入天际的碧绿。哪怕还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，那属于踏实的陆地的颜色，依然轻易从远处延展进了心底。

现在，就是快吃满十碗回锅肉炒饭的感觉，全身都满足。

船默默地前进，可是，岸始终那么远。
 王老二渐渐觉得身体在下降，船身在摇晃，脚下一片冰凉的濡湿——船在下沉，河水不可遏止地涌入船舱。
 王老二有些慌乱，抓住船舷责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 “沉船呀。太重了。”船平静地回答，似个见惯沧桑，宠辱不惊的人。
 “不是你让我上来的？如何现在又说太重？”王老二不会游泳。
 “我让你确认过的。”船很无辜。
 “确认什么……”王老二的大半个身子已沉入水中，扑腾着。
 “我只带身无一物的人去对岸。”船叹息，“可你一直带着你的剑。它让你超重了。”
 河水没过了王老二的头顶，水面上只留下一串转眼即逝的气泡。
 “不扔掉你的剑，我如何渡你去对面的岸。”
 船也变得很文青，轻叹一声，从水下浮出，回到岸边，等候下一个要去江南岸的人。

王老二坐在河底的巨大蚌壳上，托着腮入神，身边，摆着他的剑。剑身上已经缠满了水草，这是属于河的灰尘。
 几个打扮各异的人，闲聊着从王老二身边走过。
 “喂，你们！”王老二叫住了他们，“为什么没能上岸？”
 “我坐船时带着我最宠爱的女人。超重。”衣冠光鲜，王家气派的中年人无奈地叹息，“心事莫将和泪说，凤笙休向泪时吹，肠断更无疑。唉！”
 “我揣了一把匕首。”那个武士打扮的年轻男人说道。王老二知道他姓荆。

另外一个老头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……我只是舍不得我家的那个聚宝盆。”

“哦。”
 王老二不再说话了，似又回到了那个坐在山顶，跟乌鸦相对的时光。
 河面上，飘着一张纸，纸上的字就快化掉了，还是那样一句话——
 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须照我还。



上原（北京。读者）

上古神祇分裂为对立的两派，一方愈发无血无情生杀严酷，另一方不耐苦寂与凡人日渐亲近，终火并，从此世间无神。



剖开我
不是华丽的画廊
而是溢油的肠子。

——阿慈
2011.1.9

富士康杀人事件

蔡骏（上海）
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……

第N个。

毒太阳，照在G君的头顶，热得就像要把身体熔化，而地上的尸体已渐渐冰凉——死者恐怕是个90后，脸上发着青春痘，乍看还以为高中生，工作服却已被鲜血染红。

G君有些意外，他居然认识死者，是同乡好友的弟弟，也来自遥远的小县城。

风，毒太阳的底下，骤然刮来阴冷的风，无情地掠过G君背后，就像传说中的死亡瘟疫，是否也要传染到自己身上？

穿过聚集围观的人群，他看到那些苍白的、恐惧的、激动的，更多却是冷漠的脸。

G君感到有些恶心，从胃里猛扑上来，还是赶快回流水线上去吧。

在上次发生跳楼的地方，他看到一群黄衣飘飘的僧人，由大队保安护卫，在地上摆放一些奇怪的东西，念经声响彻天空。

有人在身后窃窃私语：“这里有恶鬼出没。”

“是，恶鬼害死好多人啦。”

“我已经让老家给我寄了护身符。”

“不知道这些和尚能不能把鬼赶走？”

G君转过楼道，看到几个保安来回走动，严格检查每个路过的工人——据说这是一个阴谋，有人在厂区实施催眠杀人，凶手就隐藏在人群中，那个人才是真正的恶鬼。昨天，厂里请来美国中情局的退役特工，依靠超能力追查恶鬼所在，以前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手段，才在伊拉克抓住了萨达姆。

十二个小时后。

他从流水线上走下来，浑身疲倦步履沉重，身边掠过一双狼似的眼睛。

天，黑了。

Revolution

春花秋月杜鹃夏，风雪皑皑
寒意加。四季变化，天地运行，这是天地的“革”。

商汤伐桀，武王伐纣，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，人事的代替，这是军旅的“革”。